

到阿尔勒,就是奔着梵高咖啡馆去的。梵高有《夜晚室内咖啡座》和《夜晚室外咖啡座》这样两张让人兴奋的画。我们想在此喝一杯咖啡。

有些拙劣。梵高咖啡馆没有营业,关着门。透过窗户看了一眼,见到了里面的大致摆设,早就和梵高的画上不同。便宽慰自己,梵高咖啡馆的咖啡并不一定比法国其他地方的咖啡好喝。

在普罗旺斯的土地上,兴奋地画画的梵高日渐变得令常人不能理解。梵高曾经有过割掉耳朵又包扎好的两张画,一般人像是在看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仔细读这两张画,却可以读出他的安静,有些忧郁,但是坦然。他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左边的耳朵,只是嘱咐人家,将割下的耳朵送给他喜爱的女人。有烟斗的那张,他在抽烟。梵高的气息,通过鲜红色背景中淡淡的烟来表述,呈现螺旋状。没有烟斗的那张,背景里有着女人孩子,有着仙鹤。梵高的精神确实已经异乎常人,这是病态,也是超

梵高咖啡馆



胡廷楮

越。梵高留给世人很多警句,最震撼我的是那一句:“我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拥抱一些东西的渴望。”如果这一句话是雨果说的,人们一定感觉到大文豪的胸怀。但这是当年一位不曾被人理解的无名画家说的,那一定是一句疯话。

梵高的脆弱,梵高的孤独,都是因为内心超过一般人的敏感。他渴望女人的爱,他爱她们,可是她们并不爱他。梵高跟随了好几个画家,却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咖啡馆中,结识了那么多的居民,为他们画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然而,他们不懂绘画,只是称呼他为“红头发的疯子”。最后认为梵高已经不适合住在阿尔勒,将他送走。梵高曾和高更同居一室,高更受了资助来和梵高作伴。可是,他受不了梵高异乎寻常的热情,终于悄悄离开了。

世上最能理解梵高的,无非是他的弟弟和弟媳,弟弟经常放下自家画廊,来陪伴梵高。又在自己的家中挂满了梵高的

痴弦先生去世了。他的诗没有去世。他很多年前就写下了那些。他写下它们,然后做别的去了,他没有自己费力去推销,他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胫而走,诗有自己的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了《创世纪》那些诗人的作品,发现新诗天才并没有绝种。还有校园歌曲、三毛的散文,我在大学时代,受到影响。这是抒情、忧郁、感伤、低调、消极、浪漫、波西米亚气质的文学。《坠落的声音》居然获奖。后来发现,评委都有助于人生、爱情的文学,好的汉语。在我青年时代的语境中,这种汉语是过于温暖了。

痴弦的诗令新诗有了一种古典气质,他不是抒情诗人。他创造了一种个人的声音。新诗要么还在八股文的阴影中新瓶装旧酒,要么是味同嚼蜡的翻译腔。痴弦用第三种汉语写作,令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有机结合,优雅而具有质感。我最近读他的散文《痴弦回忆录》,非常感动,大巧若拙,第一流的文字。



诗是生活,也是为人

于坚

他写得很好,我心仪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作品不好发表,囊中过于羞涩。朋友给我一个《联合报》第十四届小说奖(包括诗歌奖)的征文启事,就手抄投稿过去。《坠落的声音》居然获奖。后来发现,评委都是大诗人,包括痴弦、商禽、洛夫等。后来《创世纪》又颁给我“《创世纪》四十年新诗奖”。有一天,我不在家。年近七十的洛夫先生,到昆明来找我,提着一个青铜奖座(重两公斤),将奖金(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和奖座交给我家人。回到家,洛夫已经走了,我无言良久。这种为人对我是很陌生的,犹如回到了《世说新语》的时代。他们带来了一种失落已久的诗教传统。

后来在北与痴弦先生见面,人谦和儒

画。他们对于梵高艺术的价值,有着深深的理解,可惜他们在梵高在世时,仅仅为他卖出一幅画。梵高的艺术需要来自同行哪怕一两句的称赞,可惜即使敷衍,于当年画界和新闻界,都很吝啬。

我们坐在石阶上,面对梵高画过的那座咖啡馆。这咖啡馆或许有过辉煌的日,可能记得梵高这两幅有关咖啡馆名画的游客,会陆续过来瞻仰。咖啡馆还是黄色的,有着成熟麦地那种鲜艳的金黄

色。在这样的颜色面前,可以重温梵高。他的向日葵和麦田,都是这样纯粹明亮的颜色。周边的数字土地,麦田已经收割,或者将收未收。这一切在他的画中又都有着螺旋,转动起来。好像风吹麦浪,麦穗和麦秆如舞者的裙摆一样旋转。梵高在画面上的温暖之心,天真而且固执。在他孤独地苦思冥想的时候,他依然感到超越了凡俗的美丽人生。

我们并不理解梵高。天才之路就像是独木桥,仅容一人走过。

梵高咖啡馆面对的就是拉马丁广场。我们意外见到了很多外来的人,摄影人。意外看到了很多古典的照相机,那种方方的黄色箱子,刚刚从小孔成像转变过来的镜头。照相机边上,很多曝光看起来不足或者过头的黑白照片,悬在绳子上,用夹子夹着,好像是百年前这个小城的摄影术发明者最初的作品。

摄影术和照相机,一百七十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五十五年前,这个五万人的小城,开始举办摄影节。我们到这里是7月2日,今年的摄影节于前一天开幕。阿尔勒人、毕加索的挚友、著名摄影师吕西安·克萊格,手中的照相机简直无所不能。阿尔勒的摄影节,吕西安是首创者。

摄影术发明之后迅速走向世界,便给予多少人更新艺术感觉和认知的契机。公园里张挂着大幅现代摄影作品。有八张照片放得如人那样高,成为本届摄影节最具号召力的广

告。不少前卫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两张黑白人像,刻意在制造中等灰色调子,好像是使用了过期相纸。如此,便看出那照片上的人物,像有尘封很久的历史故事,在那时凝视着今天。

在上一个普罗旺斯的小镇,古堡对面的一家眼镜店里,看到几张有着鲜艳颜色的眼球照片,镶在镜框里。走近才知,这不是验光师千万次重复的瞳孔照片。店员说,这是摄影家的艺术构思,是拍摄虹膜和瞳孔之后重新演绎的作品。虹膜的色彩非常美丽,可以想象被拍摄者来自不同的民族。没有周围肌,依旧有丰富的情感表述,眼球周围似乎有飞扬的水滴,有气流,有波浪,这些眼球依旧顾盼流离。在法国南部的不少古镇,见到眼镜商人的连锁店,见到了一组又一组灿烂的瞳孔照片,醒目地陈列在橱窗里。

我觉得这位艺术家一定也在阿尔勒。他一定在说,与其孤芳自赏,不如就将店铺当作画廊,等待更多的观众,或者收藏者。

我忽然听到自己一声沉重的叹息。摄影家群而论道,与那时梵高的孤独形成了反差。

旅伴一个个从身边走过。意识到我们可能成为队伍的累赘,便急急忙忙站起来,走过了梵高咖啡馆。



墨竹(中国画)刘鸿隆

1956年,我家搬到徐汇区,距离徐家汇不远。那天,父亲下班后带我去徐家汇玩,坐的是2路有轨电车,有两节车厢,每节车厢油漆成两种颜色,车厢的两头都可以开车。那天,徐家汇并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到达时天色渐晚,朦胧中只见一排又一排破旧、低矮的房屋,小河浜飘出难闻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改造前的肇嘉浜。

没多久,徐家汇的有轨电车线路改造成环路了,徐家汇出发的车,经华山路朝北,经过交通大学的正门,

往事点滴

周炳揆



右转入淮海中路再开往外滩方向。记得当时从终点站徐家汇开车,在现今“东方商厦”正前方的位置要穿一个“树林”,何为“树林”?其实就是两边都是绿色植物,电车轨道从中穿过,这景象在都市中确实不常见,所以,我一直记忆犹新。

1968年,我被分配进了地处徐家汇的大中华橡胶厂当工人,和徐家汇的亲密接触更多了。记得有一天工厂浴室的水管坏了,已经习惯每天洗澡的人感到浑身不舒服。我就拿了换洗衣服到华山路上的“汇泉浴室”去洗“蓬蓬头”,二角六分一位,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上海的“澡堂”(也称“混堂”),不过我无心享受所谓盆汤、卧榻等。印象深的是,只见接待师傅把脱下的衣服熟练地一扎,用竹竿灵巧地一挑,就上了天花板上的挂钩,实在是有趣。

徐镇路是徐家汇的老街,商肆颇多,从华山路拐进左手边有一家“老街饭店”,饭店不大,店堂里也就有七八张八仙桌,四边放上长条的板凳,每个可供两个人坐。几乎像所有本帮饭店一样,桌椅长时间被泡过碱水的抹布擦洗都泛白了,看上去倒也干干净净。

那是1971年,我约了几位1968年一起进厂的朋友在老街饭店“刷”了一顿,算是互相祝贺“满师”,点了六七道菜、两瓶啤酒,结账时分摊到每人才一元多一点。记得老街饭店的清炒猪肝鲜嫩入味,味道好极了。上世纪80年代我专门去吃,清炒猪肝售价才六角八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徐家汇老街附近可以“小乐惠”的地方还是很多,如华山路现今“港汇”店门外有一家“天山回民”,专供清真菜肴,广元路华山路口点心店的小笼等,花不了多少铜钿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中丈夫”,其在文学创作与文脉传承方面的伟大成就使之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傲然屹立。而其所身处的宋代则是中华传统美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想用一部舞剧去呈现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内涵丰富的人物,以及其背后的诗词意蕴、古典美学与传统

文化,而且还要做到让当代观众所接受,挑战巨大,实非易事。新时代呼唤我们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也切实感受到各方对我们进一步突破的要求和期待,吾辈必须迎难而上!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两年时间的潜心创作和打磨,在今年艺术节上舞剧《李清照》的精彩亮相,收获了中外观众与专家老师多方面的好评。从这些积极反馈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当代观众对于李清照

这个人物的喜爱,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高品质文艺创作的渴求。回顾过去700多个日日夜夜,为了不辜负广大观众的期待,我们的团队在繁忙的演出任务中周密部署、见缝插针、日以继夜地对作品进行完善提高,不断优化作品品质,其间出现了大量的感人故事,团队加班到凌晨可谓是家常便饭。最终,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的舞台上,将这部显示上海原创力、创新国际审美表达的舞剧奉献给广大中外观众。说实话,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时刻,都是在上级领导温暖的鼓励和专家前辈、主创、歌舞团团队给予的强大力量加持中度过的。非常欣喜地看到,舞剧《李清照》的首演亮

不得不说的奇妙缘分

王延

相,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也非常感谢艺术节能给予上海歌舞团、舞剧《李清照》这样一个重要的首演舞台。

一直以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所秉持的办节理念都是要做“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我们在创制舞剧《李清照》的过程中,也是牢记着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人民而舞,才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掌声,真正做到不负人民、不负时代。

雅,话不多,声音好听、低调。主编张默先生做东,《创世纪》一帮人(洛夫、痴弦、辛牧等七八人)请我吃饭,一定要我居中而坐,作为晚辈坐在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师、大诗人中间,我诚惶诚恐,至为感动。就像是与《尚义街6号》或《他们》的朋友初见。我深刻地感觉到那种久违的东西,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肝胆相照、惺惺相惜。

2008年,诗人陈黎邀请我去花莲参加诗歌节,痴弦、杨牧、吴晟、马悦然等都去了。我们谈论了余光中的诗。杨佳娴知道我写字,去当时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颜真卿真迹展览”买了一本颜真卿的画册送我。书生模样的陈义芝带我去买毛笔。在松园别馆举办一个小的摄影展,那张在越南拍的少女在列车窗前张望的海报我很喜欢,离开时去要,已经被痴弦要走了。有个夜晚我们坐在松林别馆外面的池塘边,听一位诗人弹琴唱歌。

诗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为人。

24岁那年我从上戏毕业,没能分配进剧团,这也意味着将远离我的舞美专业,却因此让我萌生了画家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在美协理论研究室工作的何振志老师是她,影响了我的绘画道路。

黄陂北路226号有一幢房子的二楼是美协的资料室,何老师的办公桌靠西窗,有一次去资料室借画册,看到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勾勒出她的轮廓,逆光写出了她的气质。也就是在那一次我认识了她,她在黄昏的光线下透出的美,我至今难忘。

我的忘年交

黄阿忠

我和何老师交往忘记了年龄,每次和她见面都会有收益和帮助。她告诉我衡量一幅画的“标准”,是看画的气息、格调;我常去资料室借阅杂志、文论、画论,她也不厌其烦地解说绘画背后的内涵。至于色彩、线条、构图等,在她眼中都表露出她很高的审美情趣。有一次,她对着法国画家马蒂斯的话说:“别看他好像都在用原色,其实,他的画也是有调性,有某些灰色;而他的形式也跟着调性跑,比如稚拙、天趣、气韵。”又比如说学习毕加索,要学他的精神,他的形式的变化等。后来来到欧洲看了他们的原作,总想起何老师的话。

我经常带画给她看,她会直截了当说好或者不好,从不敷衍。她说我颜色感觉好,于是我的用色过猛;后来她说这样不行,颜色不要太花,而要单纯;我又开始用单纯到近乎黑白的颜色,她则说要是色调,不是素描。她对色彩能细化到如此程度,真让我佩服。

何老师的外语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先后在外《外国文艺》《艺术世界》等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外国美术译介文章,并写得一手好评论。她前后大概为我写过四篇评论文章,包括《画坛的四重奏》《阿忠印象》。

她在学校和文化馆举办了上百次西方艺术史系列讲座,从文艺复兴到后印象主义,几百年艺术发展的描述,一如其文采与风度,从容优雅,道出西方艺术史上一个个迷人的篇章,以她的修养、审美,指导美术青年。

那些年我常去她家,她的家在五原路上的自由公寓。自由公寓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她的祖上和丈夫聂家都是金融家、银行家。丈夫聂光祉的祖父聂绉棠曾担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和上海道台,其祖母曾纪芬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小女儿,出身显赫。老聂会围棋,与他相比,我的棋力不够,她会在一旁说,让让人家小青年。

何老师去了美国后我们保持通信,一直到她去世。她常常会在信中讲述她的散步,她在社区做的有趣的小陶瓷;她说想念在上海的朋友,还想看看我最近的画。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遗憾的是,一直到她去世,也没能单独请她和老聂吃过一顿饭。

十日谈

我和艺术节

责编:朱光 吴南瑶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千里江山图》诗化,感人至深,请看明日专栏。